

勇敢、奋不顾身。

薛晓路本人最感动的一场戏，是片尾处，武哥在鹦鹉洲大桥上去赴叶子扬的约，左等右等等不来叶老师的时候，她拿出小护士送她的口红，从“女为悦己者容”变为“女为悦己容”。

“我觉得在那一场里面贾玲的阐释淋漓尽致，我完全没有想到，因为那场戏她是带着一点点喜剧感的，但是当我们看完那场戏的时候，当时现场所有人都停下了聊天，很被她这样的一场表达所感动。面对爱情，女性往往是奋不顾身的，但是在这种奋不顾身里面，她们又要有这种自尊，要有这种矜持，要有这种自我保护的东西。”薛晓路说，“确实在我们的故事里面写到的几个女性形象都冲锋陷阵在第一线，然后在疫情的整个过程中都表现了非常勇敢和非常具有牺牲精神的这一面，但是另一方面她们卸下戎装的那一刻又是非常非常具有女性魅力的——这样一种女性一直是我个人非常推崇和非常尊重的一个群体。我觉得这可能是性别带来一个不自觉的习惯，下意识地就会写出这样的构思。我很小的时候读《木兰辞》，特别喜欢那两句：‘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当她去掉戎装的时候，她就还原到了一个女性非常爱美、自我、非常柔和接近天性的那样一种表达。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女性形象是我个人喜欢的，也是愿意在作品中去表现和去塑造的。”

周冬雨饰演的小护士送给“武哥”一支口红。



## 用一道光照亮武汉

从一开始，薛晓路就打算用武汉方言来演出整部电影，目的是尽可能地贴近生活真实。演员之中朱一龙、徐帆本身就是武汉人，贾玲也是湖北籍，说方言没啥问题。但“青岛贵妇”黄渤可就麻烦了——剧组为非湖北籍演员请了语言指导老师，一字一句录下来发给他们学习，但依然很难，即使对黄渤这样优秀的演员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天花板”演技的黄渤遇到了“比他语言天花板还高四层”的武汉方言，一边配一边说：“太难了，武汉话简直像唱歌一样，那个调拐来拐去实在太难拿了。”

同样是为了凸显真实感，影片除了武哥家是搭的景，其余全部实景拍摄。剧组因此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解封后的武汉又恢复成了一个非常热闹、充满人气的城市，可他们却要拍出2020年初“空城”的气氛，这可真是太难了，哪儿哪儿都是人和车辆。

“为了拍摄我们想要封路封桥，可是我们想封的都是武汉非常美的具有地标性建筑的这些地方，比如说跨长江的武汉长江隧道，还有我个人认为武汉最漂亮的鹦鹉洲大桥，有的时候还要等雾来，等灯亮，真的困难重重。”

有一场感动了无数观众的戏，是徐帆和高亚麟夫妇在大桥上相拥痛哭，这座大桥就是鹦鹉洲大桥。还有一场戏，两人在高楼上看着楼下救护车从桥上驶过，为了表现这伤感的一幕，剧组想要拍摄桥上蓝色的灯光。“那个桥，它有很多颜色，红的、粉的、绿的、蓝的，只有蓝色的时候特别漂亮，和整个的夜景环境和救护车的蓝光都特别配，可是蓝光你根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出现，因为灯光循环完全是随机的。然后全剧组200人就在那儿等，等蓝光可能出现的十几秒钟，等了一天都没等到，第二天才等到，拍出来只有一瞬间。”

电影里对灯光的讲究不止这一处。薛晓路说，疫情期间，武汉即便封城了，路灯和各大建筑的景观灯依旧是开着的，就是为了让人看着开心。她发现了“灯火”这一元素背后的温暖基因，也想把它注入到电影里。因此尽管是空城，夜幕中街灯霓虹闪烁依旧，黄鹤楼也亮着金色的光，每一道光在照亮武汉的时候，都在拥抱着这座英雄城市的每一分子，告诉他们：“你不是一个人，我们都在一起。”